



一枚
铜钱
著

萌主吉祥



“盟主救命！
我真的只想做
个吉祥的老中
医啊！”



有一个经常闯祸的
前女友是什么体验？

武林盟主答曰：
分手容易，复合难！

七七只想在恶人谷悬壶济世，却莫名其妙被前男友以死相逼要她出谷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萌主吉祥 / 一枚铜钱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399-9308-9

I. ①萌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2040 号

书 名 萌主吉祥

作 者 一枚铜钱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刘冬鸣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192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,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308-9

定 价 3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3
第三章	048
第四章	066
第五章	086
第六章	105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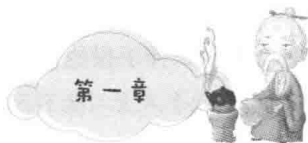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七章	125
第八章	145
第九章	165
第十章	210
第十一章	230
第十二章	250
番外之当年	277



第一章



春天，春雨连绵，打落飞檐，成珠敲落在屋檐下的青石板上，击出一个个小水坑。

此时七七正托着下巴盯着那不停歇的雨水，一张俏脸很是忧伤。

她上次这么忧伤，还是爹娘把她送到医谷认师父做义父时。那时他正好在采药，懒劲上来，金口一开，说：“你的小名就叫田七吧。”

于是这朗朗上口的名字就伴随她一生了。

当然现在不是吐槽师父的时候。

上个月医谷送来一个病号，七七本着医者父母心，将对方治好了。谁想那人病愈后，却将刀架在她脖子上，还把药钱抢了回去。七七大怒，趁他不注意，暗中撒了一把药。那人回去后，浑身发痒，访遍名医无果，最后又厚脸皮地回到医谷。

颇有骨气的七七自然是闭门不见，那人只好讪讪地回家，谁想途中碰见仇家，结果他因为腾手挠痒阻碍了出手，不幸被砍伤。那人大怒，号召了自己的江湖兄弟，势必踏平医谷，活捉七七。

想到自己要被剁成肉包子，七七哪里开心得起来。她做梦都梦见自己突破了外面围成三层的“铜墙铁壁”，从此逍遥一生。

“师姐，金刀王已经在外面等了一炷香的时间，还有两炷香的时间就要动手了，你真不打算跑？”

说话的是个虎头虎脑的七八岁少年，虽然说着危险的话，他却是一脸镇定的神色。七七偏头看他，伸手捏他肉乎乎的脸，道：“这么气定神闲，你真是我师弟吗？”

团团揉揉脸：“师弟是救不了你了，但我知道有个人可以救师姐。”

七七眼睛一亮：“谁？”

“师姐夫。”

七七脸一黑，用巴掌盖住他的脸，将团团推开：“喝奶去！”

“……”

被金刀王围堵在家门口是她如今忧伤的事，知晓自己被叫田七是上上次忧伤的事，而上次……就是和鱼千里分手……不对，是踹了他，把他赶出医谷的时候。

说到鱼姓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，必然是鱼家。在江湖可以只手遮天，在朝廷可以呼风唤雨让人闻之色变的鱼家。

而那样有权有势又有钱的鱼家，有个在武学上天赋异禀的长子。

而那长子，偏偏又对七七情有独钟。

七七觉得一定是老天爷良心发现，薄待了她十余载，所以丢了那么一大块烙饼给她，还是肉馅的。

三年前某日清晨她去山里采蘑菇，发现一个男子中了瘴气，晕倒在山沟里。七七查看了他手脚上的重伤，猜测应该是从山上滚落所致。七七不知道他是谁，也等不到别人来找他，只好费劲将他救回。

男子跌倒时脑袋磕伤了，醒来后前事全忘。七七悉心照顾他足足一个月，等有一天两人小手无意间碰到一起，二人迅速收起面红耳赤时，师父褚逍遥摸摸下巴，恍然道：“情窦初开啊。”

然后……两人就正经八百地谈情说爱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医谷来了很多人，说要接他们少主回去。七七那时才知道，原来这“肉馅烙饼”姓鱼，是大名鼎鼎的鱼家长子，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鱼千里。

北冥有鱼，南山有李。

两家一正一邪，齐名江湖，无人不知。

鱼家先祖随先皇征战八方，骁勇善战，却婉拒封侯，解甲归田。他们本就是武将之家，招揽能人，以精养为主，虽然门人并不比大门派人多，却个个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

而鱼家在武林颇有威望，某年江湖反派集合，扬言要踏平少林寺，夺取“天下第一派”的名号，四千余人已经到了大门口，最后却悻悻离开——因为鱼家当家人正在和方丈下棋。

鱼千里得了自家高手无止境的真气治疗，记忆终于恢复了。在离谷那日，他当众问七七，可愿跟他回鱼家。

七七却将他一推，推出医谷那壮观的一线天外，答曰“不愿意”。

众人愕然，鱼千里更是愣神。他不死心地进来，又被七七撵出去，反复十次。七七的理由五花八门，鱼千里被嫌弃到了天边，对方就是死活不愿跟他走。他要绑七七走，七七却哭得昏天暗地，撕心裂肺。

最后，他问道：“你当真要如此决绝？”

七七木然地点头：“嗯。”

一字落下，鱼千里终于死心离去，医谷重归平静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然三年光景。

现在鱼家势力如日中天，有他们出面，金刀王只怕会立刻提着裤子跑了。可七七仔细一想，当年狠心甩了他，如今去求他救自己，根本就是从虎口跳到狼窝，横竖都是见阎王的节奏。

而且……三年呀，三年他哪里还会记得自己。

鱼千里的事她也一直有听说，虽然她努力地在出谷时捂耳不听，

但奈何他名气太大，上至八十老太下至黄口小儿，对他都如雷贯耳。

三年前，鱼千里以少主身份接掌鱼家里外事务；两年前，鱼家的势力、财力扩充一倍；一年前，在武林大会上，反派将胜正派，他率众力挽狂澜，武功造诣不可估量，名正言顺地坐上了武林盟主的位置。

消息传来当夜，团团正抱着碗吃杨梅，两眼发亮：“听说那鱼千里很年轻，才二十有二！”

七七一脸忐忑和悲痛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听说还英俊潇洒，单身呢。”

七七更悲痛了：“我知道。”

团团哼声：“师姐什么都知道，难道他身上哪儿有痣都知道吗？”

七七干笑：“锁骨那儿有一颗红痣。”瞧着师弟目瞪口呆，她的脸都皱了起来，“团团，你师姐的人生可能要陷入一片黑暗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男友当上了武林盟主。”

团团差点把碗都摔了：“鱼千里是……是我师姐夫？”

“可惜是前男友。”七七负手望天，一脸忧伤，“而且还是我甩了他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有……我们这儿叫恶——人——谷。”

“……”

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团团当晚就拎着行囊跑路，结果半路被七七捉了回来痛揍一顿。

想到过往，她默默地掐了自己一把，起身准备去收拾东西从后山暗道逃跑。

金刀王找的是自己，绝不会动团团。团团是宋大侠遗孤，在武林故交甚多，不是脑袋被门夹了的人，不会敢动他，所以七七很放心。

正收拾包袱，外头有人敲门，颇为烦躁的她拧眉：“团团干吗？”

“师姐，外头有人求医。”

“没空，急着逃命呢。”

“对方来头很大，连金刀王都闪边了。”

七七一顿，跳了起来：“快迎接贵客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这简直就跟救命稻草一样，七七边跑边窃喜，不多久就到了医谷有名的一线天那儿。

一线天怪石嶙峋，和它的名字一样，两面由高耸的岩壁拼凑而成，只能容纳一人过去，车马无法入内，甚至大胖子也不能过，易守难攻的绝佳地形。

所以师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千万别吃成大胖子呀，否则就一辈子出不了谷了。”

她贴耳在一侧岩壁，听了听外头，果然没有金刀王叫嚣的喊声。她小心地探头往外看，因天色昏黑，又下着雨，看不太清外头。只是人很多，却很安静。她缩了脑袋回来，干咳两声，准备给他们一个神医形象，而不是这样狼狈的样子。

她正理着发，那一线天的小道上，忽然传来脚踏雨水的轻微声。

每一步都很缓慢，但声响并不平和，可以听得出来对方受了伤，还是重伤，导致身体无法保持平衡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雨势也越来越大。七七贴在岩壁上，暗叹没有拿伞真是吃亏。她轻咳一声，才闪身而出，一瞧走来的人，不由得愣住。

男子的视线一直在前面，七七的身影一出现，就落进他眼里。鱼千里好看的眼一瞬间迸出光彩，苍白的脸全然不见疲倦，唇线不自觉地抿起。他也没有撑伞，雨珠滚落在俊朗的面颊上，打在眼前，他就这么透过雨帘看着她。

七七万万没料到那病号子就是他，就是鱼千里，三年前在这被她痛甩出谷的人。

鱼千里见她愣神，默然许久。他终于启齿，缓声道：“别来无恙，七七。”

叫她七七本来没什么，可是声调全然不同。像冰凉的雨水钻进心底，又像细针“啾啾”地扎着。七七眨眨眼，回以同样的音调，连起伏停歇都跟他一样：“别来无恙，盟主大人。”

鱼千里双唇抿得更紧，三年不见，七七好像更冷漠无情了。

雨势愈来愈大，两人都未撑伞，春雨还很凉，七七撑不住了，俯身打了个喷嚏。鱼千里步子刚动，头顶就有伞撑来，后面那人几乎是挤进来的。七七认得那高壮的大汉，是鱼千里的护卫楚厉。楚厉生得人高马大，比正常男子还要高半个头。

七七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当即被他瞪了一眼。那年她甩了鱼千里，他对自己的厌恶可不浅。她咽了咽口水，默默地退了小半步，抬手道：“本神医不接待你们，请回。”

鱼千里不往前走也不后退，语调平缓：“我退出去，金刀王就进来了。你当初说日后见面一定能堂堂正正，绝不内疚畏缩。如今我只是来求医，你又何必驱赶。”

七七看了他一会儿，也不知是冷的还是什么，他俊朗的脸如铺了白纸。这家伙受了很重的内伤，果真是来看病的，而不是听到风声来救她的。她暗叹，都分开了这么久，她竟然还会怀念当年，这脸皮呀，厚得没话说。

她板着脸道：“我这儿治病很贵的。”

“我怎会忘记你最喜欢金银。”

说罢，后面已有声响，随他从一线天走进。身后的人都是大汉，

各自拿着个金箱子，放置地上。十箱齐齐排列，同时打开，都是耀眼的珠宝，瞬间将这晦暗的天都照亮了。

七七再没有理由犹豫，她秀气的手一挥：“成交！”

鱼千里见她毫不关心自己，只一心指挥人将东西搬进去，心里又闷上一口气。

有他在这儿，金刀王已经在纠结到底是走还是不走。走的话肯定要被耻笑，说他连个恶人谷都攻不下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；可不走的话，摆明了就是不惧鱼家威严，跟鱼家对着干的意思。

权衡之下，金刀王干脆领大队人马在谷外扎营，决定等鱼千里走了，立刻进谷。

三月，正是桃花盛开之际。

恶人谷又叫桃花谷，肉眼可见之处，都能看见桃花。七七问过师父褚逍遥，这些桃树是打哪儿来的。褚逍遥答道：“你师妹特别喜欢吃桃子，但是吃多了腹痛，又割舍不下，于是她瞒着我吃，桃核随处丢在山野里，然后就变成桃花源了。”

再后来师妹过世，师父就将桃花谷改名叫恶人谷。虽然名字变了，但这里的桃树依旧被照顾得很好。

再再后来七七和鱼千里相识，为了避人耳目，两人经常去哪株哪株桃花树下见面。如今从这桃花下经过，两人感觉……非常微妙。

雨水已经将桃花打得七零八落，香气全无，花蕊反而隐约散发出桃仁的苦味。地上残落的花瓣铺了一路，辨别不出原来的色泽。

两人都没有说话，七七埋头往前走，心想真不该一时冲动让他进来，踹他去隔壁师叔家，也不见得就治不好。

一心专注脚下的路，忽觉雨水停了，素来不喜湿的她惊喜地抬头，以为这讨厌的春雨终于过境。可她一抬头，就见头顶出现一把伞，描

绘着竹林的伞。淡墨写枝，浓墨捺叶，承着雨声，意韵悠长。

她偏头看去，鱼千里一手执伞，偏身体离得很远，伞几乎全部在她头上，他自己倒是满脸的水。水珠滚落，打湿了他的衣襟。

一瞬间她看得怔然，耳边却突然炸开三年前他的质问——

“七七，你当真要如此决绝？”

往事猛然重袭，她点头的瞬间，觉得鱼千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了。她暗暗吸了一口气，挑眉：“就算是给我打伞我也不会免你诊金的。”

鱼千里真想把她团成团丢出去！

进了屋，团团已经将水烧好。他将水倒进水壶里提出来，还没察觉到两人的异样，但总是叽叽喳喳的师姐竟然无比地安静，这让他好不诧异。

鱼千里坐下，见七七发梢滴水，说道：“你先去换身衣裳吧。”

七七拍拍身子坐下：“无妨，赚银子要紧。”

鱼千里有意无意地看向她的湿裙摆：“你真的要像只蜗牛那样给我看病？”

“我怎么像蜗牛了？”七七瞪眼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这才发现自己所到之处，都是湿的，真像蜗牛转了一圈。她大为窘迫，逃也似的跑回自己屋里换衣服去了。

团团啧啧两声：“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师姐不争辩就服输的模样。”

鱼千里收回视线，说道：“她讨厌黏乎乎、湿漉漉的东西，自然不会想像它们那样。”

团团这才认真地打量他：“你认识我师姐？”

鱼千里点头：“认识。”他微微一想，“三年前，你还没有拜褚逍遥为师，不在这医谷里。”

团团也点点头，他是两年前才来的。等等……关键字好像是“三

年前”？他诧异道：“公子贵姓？”

“鱼。”

“胖头鱼的鱼？”

鱼千里脸一扯：“是。”

“吧嗒。”团团手里的水壶摔落在地上，他更诧异，惊声问：“你就是我师姐夫？！”

鱼千里身体一顿：“……嗯？”

七七换了干爽的衣服回来，心情好多了。她本以为要继续对着鱼千里的冷脸，可不知何故，他的心情好像还不错。再看站在一旁的团团，神色十分可疑。她没有多想，气定神闲地坐下，一板一眼道：“右手。”

那放在桌上的手很白，手指修长，是她喜欢的那一类。心神荡漾了一下，指尖触及腕上的脉搏，她顿了顿，拧眉，再拧眉，这才看他：“鱼千里，你家不是跟铁家关系很好吗，为什么会被铁砂掌伤着？”

楚厉知道医谷的大夫江湖闻名，可没想到只是把个脉，就知道是何人所伤。这田姑娘，看来真不是个草包。

鱼千里唇色惨白，开口是比这唇色更淡的声音：“姑娘是在关心在下吗？”

七七一顿，神色恢复如常：“好奇罢了。当然，我是大夫，只要治好你的病就行了，其他的不必关心。”

鱼千里看着那柔荑在腕上停留，上面原本有的一些细碎伤痕，如今已经全部不见了。那时他就好奇神医的弟子怎么会有那样的伤，可她不说，他也就没有多问。

七七察觉他在看，忙收回手，缩进袖子里，说道：“外伤先敷药，内伤喝药调理，约莫半个月就好了。”

一旁的楚厉皱眉：“半个月？那岂不是赶不上武林大会？”

鱼千里说道：“快马加鞭，应当无妨。”他又道，“非病者不得停留医谷，你们可以在医谷外面候着，也可去附近寻地方住下。”

“是，少主。”

团团插话道：“金刀王还在外面，万一哥哥们走了，他杀进来怎么办？”

鱼千里一脸淡漠：“他不敢。”

真是……莫名的可靠，比他家师姐可靠多了。团团对这传闻中的师姐夫很满意，非常满意。

七七插话道：“如今医谷的规矩变了，病者也得离谷。”

鱼千里侧身看她，却并不辩驳，转而问团团：“真的变了？”

团团一脸莫名：“没啊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师姐，你乱改医谷的规矩，等师父外游回来，会揍你的。”

七七咬牙切齿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现在就特别想揍你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鱼千里已经转身，熟门熟路地往外走：“倦了，睡觉。”

七七无语。

这是我家不是你家啊！

七七愤然，指使团团给他拿被子。团团苦了脸：“我够不着衣柜。”

无法，她只好自己去。七七开了方子让团团去抓药熬药，她自己去偏房拿被褥。她不用想也知道他会住在哪里，这儿格局没变过，他去的一定还是原先住的那儿。果然，七七进了廊道，还在屋外就见烛火已点亮，他正站在屋里。

七七愤愤地抱了被子过去，“啪唧”拍在床上：“追加五箱金银！”

鱼千里没有答，说道：“屋子很干净。”七七并不是个爱打扫的人，这里却很干净。

“不巧，我这两年变得非常勤快，因为本姑娘年纪到了，正在努

力学习嫁人的技能。”七七不想和他多说，径直往外走，走了几步又道，“团团去熬药了，你最好不要那么早睡。”

“七七。”鱼千里只是隔了几丈叫她，他没有向前，只静静地看她，“我并不信你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，可你无论如何都不肯跟我走。如今已过三年，还有心结没放下？”

七七怔忡片刻，默了默也直勾勾地盯他：“听说盟主大人下个月成亲，恭喜了。”

既然已经要成亲，那何必还一脸专情地跑来问她这些话。要是她又动心了，把持不住说要跟他重新来过，她不就成了大罪人。

“鱼千里，我不想讨厌你。”

鱼千里看着她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我是那种一脚踏两条船的人？”见她要走，他又问，“不听解释吗？”

“不听。”七七知道他不是那种人，所以更不愿听。一心留下来听反而显得她还在这意，既无意重来，那何必还要流露牵挂，让对方也有念想。然后她就以“不听不听我不听，但是心里痒痒痒”的模式逃回药房。

跑回药房后她还有些恍惚，蹲在正在拿着蒲扇轻扇药煲的团团身旁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

团团低声问：“师姐夫惹师姐不高兴了吗？”

七七脑子一嗡：“你可别当面这么喊他，会误会的。”

团团眨眼，没敢告诉她他已经这么喊了好几回。误会什么的……可他分明见师姐夫很开心呀。算了，师姐暴躁起来的样子可是很恐怖的，说不定会把他揉成团丢出去，那他就真的变成团团了。

“师姐，刚才我送鱼家的人出谷，听人说起盟主受伤的事了。”

七七默默竖起耳朵：“喔……”

“听说是鱼老爷本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在鱼盟主外出之际，给他许了门亲事。对方就是铁家姑娘，可鱼盟主回到家，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他去登门道歉时，铁庄主说，如果他受自己一掌，就不追究他损害自己女儿名誉的事。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他才挨了铁砂掌？”七七握紧拳头，有些心烦。她刚才冷言冷语地讽刺他三心二意，好像才真是误会大发了。怪就怪那金刀王扬言要来剁了她，否则她也不会几天没出门，听不见外头的风声。

她“噉”了一声，抱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，感觉明天没脸见他了。团团无奈了，师姐很怪，真的很怪啊。

翌日一大早，鱼千里就被一种很奇怪的味道熏醒。他拧眉起身，心头掠过不好的预感。刚打开门，就见个男童端了水盆过来。

团团刚到拐角的同时那鱼千里就走了出来，他感叹这人内力真不错，竟然这么快就察觉他来了。

等鱼千里拧了脸帕擦拭干净手，团团才说道：“医谷是管饭的，不过五十两一顿，鱼盟主不介意的话就一起吃吧。”

五十两一顿……鱼千里意味深长地道：“你师姐敛财的手段越高了。”

团团干笑两声，他老早就觉得师姐贪财的恶习就是跟师父学的。他甚至一度觉得他们要是没银子了，会把自己卖了去换钱。他跟在一旁领鱼千里过去，好奇地打量了几眼，越看越觉得鱼千里俊逸非凡：“师姐当年竟然看不上鱼盟主，真是奇怪。”

鱼千里忍不住问道：“医谷进进出出那么多人，你师姐就没想过给你找师姐夫吗？”

团团摇头，一副老学究的模样：“师姐说她要钻研医术，儿女私情不便谈。”末了他又悄声道，“其实呀，师姐长得那样好看，来求